

工藝的抒情

Lyricism in Crafts

●黃熙宗●

通常，我們都會把工藝看成是實用的器皿用具或物品，總覺得它是人們自古以來精思巧作或辛勤勞力所造作出來的用品，或許是王公貴族或一般百姓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器物；也許官家使用的器物會是精緻些，而百姓所使用的則會較粗俗等等。工藝因而也就成為一般器物或實用器皿的代名詞。若以一般的看法來與繪畫、雕塑，那種純粹創作的表現來比較，工藝顯然是實用性高於繪畫和雕塑。但是，不論是純創意性的繪畫和雕塑或實用性較高的工藝，創製者都必需具有某種程度的技術或技巧。而這種技術或技巧，有些是傳統式的，有些則為非成規但具創新的技巧。二者在廣義的藝術之下都是必需的。而若以相較之，工藝似乎是較為著重在技巧上的表現，也就是它的純熟度或某種程度的精雕細琢；而繪畫和雕塑，雖也需具備一定程度的技巧，但不見得需是精雕細琢式的技巧，卻是需配合創作者的意念，把想要表達的線條、色彩或造形，如願而完整地表現出來。因此，一般人就會將這二者有所區分，即「工藝品」與「美術品」。其實，在西方的文化裡，古希臘羅馬時代皆無「藝術」這個概念，所有的藝術即是實用的藝術（*useful art*）。而藝術，在基本上是具有社會的功能，像詩、戲劇、音樂等，在教化上、宗教上或節日的慶典上，都扮演有重要的角色，即使是繪畫和雕塑，皆是由市政府來訂做或購買，而非由個人來取得。因此，詩和其他的藝術，對古希臘人無論是個人或社會，則具有重大的教化作用和影響，而藝術品對古希臘人來說，他們所著重和讚美的卻是它的技巧

（*Craftsmanship*）（註一）。因此，若有差異，「藝術」和「實用藝術」則要到十八世紀時才開始有所區分（註二）。是故，對於藝術一詞，在西方文化最早的觀念裡，即跟技巧有絕大的關係，是後來隨著時代的推移和思想的變遷，直到近代才區分開來。但無論是「純藝術」或「實用藝術」也好，它們的創出都跟人的意志與感情有不可分的關係。工藝雖然所著重的是它的實用性，然而並不全然只強調它的技巧性或可以拿來使用，工藝仍然有許多地方可以抒發它的情感的。

雖說工藝的出現是人類的需要，亦即生活上的各種需求。然而在工藝的造作過程當中，則必需使用到人們的手和一定程度的技巧始可完成。在製作工藝品時，人們不只有本能上的反應，或著熟練和習慣的動作而已，他同時也會去思索並用心，把最好和最優美的一面融匯在作品裡。故而當工藝品呈現出來的時候，我們除了能看到它完整的本體之外，時而也可以瞥見它優雅華美或宜人婉約的內在散發。是故，工藝品有時可以人見人愛或愛不釋手。工藝家精緻的雕鑿（圖一），或釉色的擇取施用（圖二），或材石的琢磨（圖三），或漆色的塗裝描繪（圖四）或針黹的細繡（圖五），在在無不是創製者內心情感的投入，當欣賞者或使用者的接觸這些工藝品時，同樣地，也會感染到創製者的用心和情感的呈露，這種有意識地傳達情感（註三），在工藝的領域裡多處即可以照見。

情感是人天生所具有的，不待學而能。在我們的生活裡，平常則有諸事圍繞或面對常人；時而人有愉悅歡欣的時刻，亦有鬱悶憤恨



圖一 竹雕 清 老者行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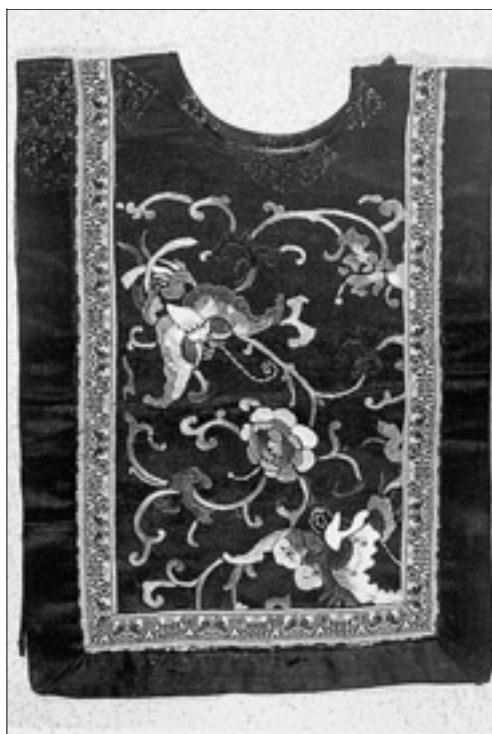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彩繪花鳥漆盤(清)



圖二 陶瓷 青花雙魚瓷盤



圖三 玉雕 清 白玉洗



圖五 山西繡褙

的情緒，或情愛悱惻的難捨，或新意感發的暢敘，這些都無非是情感的抒發。因而，透過線條、顏色或材質的表達，行之以意象和造形，亦都是情感的呈露，不惟文學藉其語言文字以抒其意蘊內涵，美術工藝亦可取其媒材以表徵其情意。廣義的來說，藝術是性情的傾訴和抒發，古今皆然。

抒情的傳統與工藝

「抒情」是行之久遠就有的特質，尤以在文學的領域裡。西洋文學的傳統，主要是源自於希臘文化，史詩（Epic）和戲劇是其自古以來的文學主流。自荷馬以來即有史詩的創作，以至但丁、米爾頓皆有巨著。但是在中國文學裡始終未曾出現過西洋文學中史詩般的刻劃和情節，縱使有史詩般的文類，也是極為薄弱的文體，體裁上不若西洋史詩的磅礴氣勢，畢竟中國文學的傳統主流不在史詩和戲劇，而是在從「詩經」以降的韻文傳統。「詩」，可謂是這個傳統的主流。「詩」是個古老的歌謠總集，亦即民間的歌謠，士大夫的作品，以及祭神時的頌辭。最初只稱為「詩」或「詩三百」，至於「詩經」的這個名詞稱謂，是較為後來才出現的（註四）。而「詩經」，這部最早的詩集，即如陳世驥先生所提出的是「中國的抒情傳統」的源頭（註五）。這是相對於西方文學以史詩和戲劇為主流所做出的比較。從「詩經」的內涵裡則可以見出，許多是對於人、事、物而觸動的感發，因而產生以主觀而感性的語辭以抒發其情緒或內心的表白。這種情感的後延，之後，則又有「楚辭」的出現，其主要的部份「離騷」，亦呈現有另類的抒情風貌。或為憂心焦著，或為憤懣自憐，或為悼亡悲心，篇篇是為情濃郁意，憂滿填膺的詩句。透過「詩經」與「楚辭」這兩部抒情風格詩篇的匯集，開啓了抒情傳統的源流，往後的漢賦，亦根源於「楚辭」的抒情精神。於心志不得意或有所感發的抒寫情懷，一時之間，賦體成為漢士大夫抒發和吟詠

其不得志的表情工具形式。華麗的辭藻，侈靡的文彩，成為漢賦家所欲呈露的心懷。及至魏晉，賦體仍常為文士們興發感懷的文體，而古體亦為詩家們暢敘田園，描摹生涯，胸憶心志的文類。下啓唐詩，更為文學的抒情達至空前的高峰。唐詩的五、七言絕句、律詩，是為唐詩人馳聘胸懷，伸發已意的最佳創作形式，雖言只有短短的二十幾個字，卻可以發揮長遠無限的情意和境界，並也延續而引入五代、宋的長短句——「詞」。「詞」的出現為文人學士帶來了另一種可以吐露心意和抒發情愁的文體。多少的麗詞雅句，幽怨情思，或濃愁意緒，或情景依依，只有藉著「詞」的歌詠吟唱，可以把「思古之幽情」或綿綿縈繞在腦海裡的思緒，一一地傾吐。至若元曲，則為另番的品味，其有若耽膩於香銷濃艷之後的新意。元曲當中的散曲是為可以「唱」的詩體，尤其是「小令」便為簡短的歌曲，其詞句有如唐詩宋詞般，亦大都是抒情詩的成份。即如元明的雜劇亦使用「曲」的詩體，以做為戲劇裡可唱的部份。故而在元明雜劇裡皆穿插著「曲」體，以為其抒情，這是與西洋戲劇有所差異之處。西洋的戲劇最早亦源自於古希臘的悲喜劇，尤其是希臘的悲劇，被認為是西方文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，而西方文學批評的重要經典之作，即亞里斯多德的「詩學」（Poetica），亦多在討論希臘的悲劇，並為西方文學理論建立了奠基之作。受到希臘戲劇的影響，下啓文藝復興和近代皆有傑出之戲劇名著。而相較之下，中國戲劇則較為晚出，遲至金、元之際，才有與「曲」結合的戲曲見出，並產生盛行於元、明時期的「雜劇」。而西方戲劇的特出之處，則在於其所顯現的張力和人物情節的衝突或矛盾，以達其戲劇性的效果。相對於元、明「雜劇」，其內容雖合動作、言語、歌唱三者而成，然而，歌唱者即「曲」，而「曲」的部份其「寫情則沁人心脾，寫景則在人耳目……古詩詞之佳者，無不如是，元曲亦然」（註六）。元、明雜劇所顯現

的仍然是很抒情性的詩詞意境，即如以至明清的小說，其書寫的方式，在人物出現之前或對情節的描述，也往往以詩詞穿插其間來塑造其形象和抒發其情境。這也說明了即如小說每回的開場白，皆以詩詞先行來勾勒或描繪結論式的感發，其整體的呈露仍然是抒情的，水滸、紅樓夢便是。

縱觀中國文學的表現形式和內涵的呈露，雖仍有以表現現實人生的疾苦或對現世的憤懣，亦或只為事物的敘述。然而，大部份可以說是為抒情文體主宰了文學史的走向。因而，這樣的抒情傳統，不只文人學士外在於以語言文字在其作品上的興發，同樣地亦出現在繪畫和工藝上。其實，藝術的本質，在某些部份即為思想與感情的發出和呈現，雖有類別之分，但在許多地方卻都有相通之處。繪畫當中可以有很富詩意的山水田園，亦或花鳥鳴禽，以揮灑其對大自然安寧謐靜和寬廣空間意境的嚮往，或賞花，或聆聽澗鳴的樂趣，都無不散發在「畫中有詩」的境界裡。何其不然，工藝也同樣持有相似的質素。

工藝的情感內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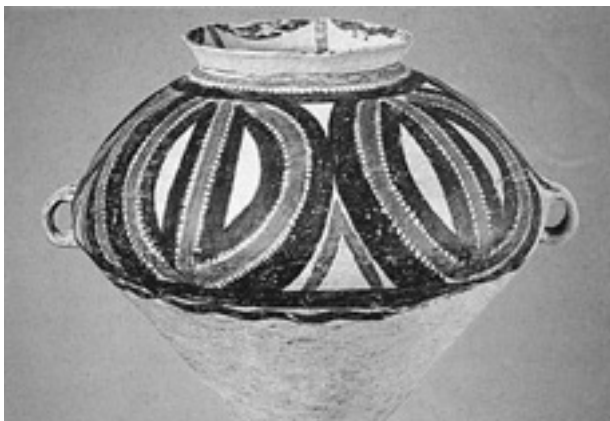
長久以來，自有詩詞歌賦的出現以來，相對地，自然也有器皿用具的造作創出。最初，對於器物只為生活直接的需求，就如同語言文字，初始亦為人與人之間平常活動或交易或消息的溝通和傳遞，久之，漸漸地也就體悟到語言文字亦可以表達內心的意志和情感，甚或較為複雜或深遠意寓的詮釋，而此即為後來文學作品的出現。尤以中國文學所表達的抒情性，其所形成的傳統，即然同樣地在以材料、造形和顏色所呈現出來的工藝品，亦具有抒情的意蘊，畢竟是形諸於同樣的文化體系，並揮灑的相同的文化空間，故而文學的抒情傳統並相映於工藝的創製。工藝的造作，本來就需具備有一定程度的技巧，再以巧思，則是可以使用或品賞之物了。然而，工藝之為物，當其造作的

過程，非為只有辛勤之勞力，造作者的心思與感情，常常是融匯在純熟的手藝之內，並消融於無形的心緒之中，而最終則完成於創製品裡。因此，當使用者或欣賞者，在面對工藝品時，時而會有所驚嘆和讚美工藝的精美絕倫，其實，那即為技巧的呈露和情感的傳遞，才會驚動到使用者和觀賞者的讚嘆，而得以有共鳴的迴響。

觀諸久遠以來，生活在山川大地的子民，即想到可以用周遭的紅土或黃土來製作裝酒或裝水的器皿，在外觀上又賦以超想的冥想，幾何式的線條和絢麗的彩裝(圖六)，說明了在辛勤的勞力之外，也有對亮彩麗色的渴想，畢竟色彩可以觸動人們的情思或遐想，以啟歡樂的氣息或生活上不致於的沈悶，這即是器皿工藝在實用之外所帶來的情感。有著器物的搭配，那行吟作樂或「暢敘幽情」或流觴賦詩，則可以形諸優雅的情景和意緒，即如「文心雕龍」明詩篇所云：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」。器物若可以感人，即言明造作者所稟之情所用之心皆融於物內，然後那份深致的美感自然散發於外，工藝品的引人之處即在於此。蘭亭雅集，群賢畢至，除了可以「暢敘幽情」外，亦有「曲水流觴」，文人的雅趣，亦匯集在流觴的漆耳杯。橢圓的杯身，雙耳是新月，夾紵為胎，或許是朱紅，或許是漆黑，然後繪以鳳鳥或蓮花，亦或曲線紋或多魚紋。輕巧緻美的流觴杯，載動著幾許的美酒，順水流到跟前，猶若散開的花瓣，靜靜而輕盈地迎面而來，那小酌伴隨著流觴，是髹漆的細膩，平添無限的美意(圖七)。

不知何時，飲茶儼然成為生活當中的一頁，那奇妙的茶湯更風迷無數的愛飲者。香氣氤氳，似乎只有陶瓷可以相匹配。在有唐一代，翠綠的越窯(圖八)，是為生活的佳器，詩人們更是無由地吟詠和讚嘆：

九秋風露越窯開 奪得千峰翠色來(唐·陸龜蒙·秘色越器詩)秋天是個窯燒的好季節，氣



圖六 仰韶文化彩陶



圖七 彩繪三魚七耳杯



圖八 越磁曲口圈足盃

清爽涼，窯開的時候，那耀眼的器色，只有山巒的翠綠闕可比擬。而造作成的茶盃更深得飲家的識賞，無怪乎陸羽的讚美和描述，謂越瓷類玉類冰（註七）。陶瓷優雅的境界，就只有玉的溫潤或冰的剔透方可比擬：

金槽和碾沉香末，冰碗輕涵翠縷煙（唐·徐寅·尚書惠蠟面茶）翠玉冰心茶色青，青綠色的越瓷盃，沖起水來茶色呈綠，那是陸羽所形容最美的茶色，而這即純然是越瓷的襯托。人間難得幾悠閒，「越甌犀液發茶香」，（唐·韓偓·橫塘詩）物之感人如青綠的越甌，並雲繞在一片的茶香裡，直是「肌骨清，通仙靈，兩腋習習生清風」。（唐·盧仝·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）品茗聞香，越瓷甌潤，亦如吟詠唐詩，盡在情性中。

結語

工藝在許多方面與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，也許古人會以詩詞歌賦來描述和吟頌，那即是抒情傳統的擴延。因之，我們從器物當中可以體會到，原來材質之美，工技之巧，與乎造形之圓熟，是為工藝之佳境，無怪乎詩人們在讚嘆之餘，也可以留給我們有無窮的韻味。雖說工藝品大部份是工匠輩所造作完成的，然而，精熟的工匠亦銜具有感情，只因不若士大夫們可以提筆直抒其意緒情懷罷了。可是，工匠們的情感即可以經由雙手而融匯貫串在器物裡。是故，它的造形主題，同樣也可以引發我們的心緒而以致於感動。因之，在實用與審美之間，工藝是沒有溝澗的。

註釋

註一：Harold Osborne, Aesthetics and art theory (New York : E.P.Dutton, 1970), P27~31。

註二：R.G.Collingwood, The Principle of art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8), P5~7。

註三：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在其著作「藝術論」裡即強調，藝術在基本上是有意識地傳達情感，亦即把自己所經歷的情感傳達給他人，使他人能夠感染並經驗到這些情感。

註四：屈萬里 詩經詮釋(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民國八十二年)頁1。

註五：陳世驥 陳世驥文存(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一年)頁31。

註六：王國維 宋元戲曲史(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十七年)頁125。

註七：陸羽 茶經 四之器